

远在未来的人啊，令我羡慕（2023中元节特刊一）

鹤轩的世界1 2023-08-30 17:00 发表于河南

中元节，是道教名称，民间世俗称为**七月半**，佛教则称为**盂兰盆节**。节日习俗主要有**祭祖**、**放河灯**、**祀亡魂**、**焚纸锭**、**祭祀土地**等。它的诞生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祖灵崇拜以及相关时祭。七月乃吉祥月、孝亲月，**七月半**是民间初秋庆贺丰收、酬谢大地的节日，有若干农作物成熟，民间按例要祀祖，用新稻米等祭供，向祖先报告秋成。它是追怀先人的一种文化传统节日，其文化核心是敬祖尽孝。



中元节 | 汪剑钊

祭奠，与亡灵同在，
与清明的节气隔空呼应，
尽管阴与阳有各自的时间差，
记忆必须为自己找到存续下去的正当理由，
纸质的纪念碑吸纳了永恒的叹息，
高于青铜和大理石的耸立.....

小区的花径幽暗而窄长，
犹如秋夜矜持伸展的根须，
白昼的西风吹走枯叶，
夏日遗留的玫瑰成了一只受惊的紫棕鸟，
无奈栖停在黑色的枝头，

残损的花瓣依稀有血液渗出.....

节日是一个热闹的漩涡，
如同美丽的风景，
充满了诱惑，但遍布着危险；
来自春天的消息已经在路上丢失，
带路的是一只乌鸦；
月光照不到的黑暗地带，
磷火代替它们闪烁骨头的忧伤.....

2020.9 · 2

此世 | 大解

深陷此生以后 远在未来的人啊
令我羡慕 你们才是真正的隐士
躲在败局之外 迟迟不肯现身
在你们到场以前 我有太多的顾虑
不敢说历史是个废墟
身体是牢笼
内有红尘之忧 外有万世之空
我不敢说人类已经疲惫了
来过的人都已离去
生活是个聚会和散场的过程
凡是我不敢说的都在发生
凡是我顾虑的都在定型
这世界是个奇怪的地方
当你们在未来的某一天登临此世
会发现人们谨守着孤独的身体
成群结队走在路上
像羊群在黄昏中穿过牧场
而神在远处拧着他的鞭子
并没有理睬人们的去向

真理 | 梁晓明

我将全身的瓦片翻开，寻找一盏灯
谁在我背后鲜花盛开？

我曾经从树叶上屡次起飞
我将手深深插进泥土
这生命里最旺盛的一处泉水

是谁， 在一小包火柴中将我等待？
我燃烧， 将时间里的琴弦
齐声拨响
在一把大火中， 我的白马出走

现在我回家， 灯光黯淡
是谁在飞檐上将风铃高挂
在眼中将瓦当重新安排？

将逝去的呼吸声细数珍藏， 我高举
一支箫
无人的旷野上， 我的箫声
一片呜咽

它们远山远水， 我看不见 | 易杉

——中元节祭

两只老鹰从20m高的电线上飞过去
穿黑衣的女人， 牵一只黑色香槟
从五四广场， 很快穿过大街去
一个胖子和一个苗条的红嘴
它们悠闲地抱着手臂， 贴着凉拖鞋
从石梯上下去， 很快加入广场舞的行列
花裙子勉强地扭着她们肥胖的身躯
小孩很好奇， 他们站在最后一排做鬼脸
在高土堆上的凉亭里， 坐了个老男人
一个年轻许多的女人背过身去——
隔着几根柱子， 我听他们拉家常
很幸福的样子。再次抬起头朝天上看
一只老哇铺展笔直的身体向南边划过去
下雨了， 我要喝完这剩下的最后一口
路灯惨白得像一个人的后半生——
有人在树下咳嗽， 拖着拉杆回家的像幽灵
刚从菜鸟驿站打开的卡瓦菲斯
我把他放在草坪上 。楼灯关了一大半
我听见近处的落叶， 碰撞出花边
黑灯瞎火的爱情， 它们的睡眠像墓地

不朽 | 江离

一个寒冷的早晨， 我去看我的
父亲。在那个白色的房间，

他裹在床单里，就这样
唯一一次，他对我说记住，他说
记住这些面孔
没有什么可以留住他们。
是的。我牢记着。
事实上，父亲什么也没说过
他躺在那儿，床单盖在脸上。他死了。
但一直以来他从没有消失
始终在指挥着我：这里、那里。
以死者特有的那种声调
要我从易逝的事物中寻找不朽的本质
——那唯一不死之物。
那么我觉醒了么？仿佛我并非来自子宫
而是诞生于你的死亡。
好吧，请听我说，一切到此为止。
十四年来，我从没捉摸到本质
而只有虚无，和虚无的不同形式。

写给父亲 | 大卫

不敢写到落日
特别是平原上的那种
我怕写着写着
就写到你滚动的喉结
每一片云朵
都是花的一次深呼吸
从流水开始，我们互为陌生
那个夏夜，你预感到什么就要熄灭
说要抱抱我
——就一下

你甚至从软床上艰难地坐起来
做出纳我入怀的姿势
因为莫名的恐惧
不敢靠近你，仿佛你是
我的敌人
最终没有抱到我
你绝望得更像一个敌人

怕我一个人太冷
你把整个夏天留下
把你的女人留下，把绵羊留下
山羊也留下
此前，我们不曾有过交流
甚至刘大家那棵泡桐开出一树繁花

也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不曾有过争吵，红脸也没有
你不曾打过我，不曾
亲过我，你不懂什么叫
以吻加额
对我，你不曾有过细腻
亦未曾有过辽阔
以至于这些年来
除了把平原写尽
我还不能具体地写到某一个男人

49是你留下的最后一个数字
还有8年，我就追上你的年龄了
此刻，又是七月
一切皆虚妄
倘若面对面地坐着
浊酒一杯

我与你，当是最好的兄弟
你我皆为没人疼的孩子
和我相比，或许你更需要
一个父亲
一起走过的日子，只有七年
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们不是多年父子
所以，不是兄弟

昨夜雨水，有的渗入地下
有的流向远方
今天上午，走在北京街头
突然想起你，泪水盈睫
我几乎就要站不住了
有那么三秒
万物因我而摇晃
不管一滴泪还是整个世界
凡是热的，我都得忍住

那些拥有日久天长思念的人赶来了 | 海男

那些拥有日久天长思念的人赶来了
他们带来了铸铁的微火，带来了黑的盐
带来了虚空时滋生的纵横，带来了
水、地、天溶为一体的风景弥漫

夜，羁绊住了燃烧的火；火焰中那些思念的人
已经赶到了火葬之山谷，那些已经变成灰的前世
那些亡灵人的颂词纷扬。拥有思念的人们
行动起来了，他们不放过与前世的恋人相逢

那些拥有日久天长思念的人赶来了
那些喊神的人，创造了奇迹
他们为践行隐秘的约会
不分昼夜，从世界每一个角落赶来了

那些拥有日久天长思念的人赶来了
穿越了山川水路，只为了相遇你并看见你

老榆木门板 | 赵雪松

有一种苦涩，
来自一扇遭人嫌弃的
老榆木门板。
来自那上面
极美的纹理。

它抬过死人——饿死的，病死的
买不起棺木的人。
极美的纹理
为亡灵所刻画。

有一种苦涩，
来自说不出的恩情。
它有着田畦、小河的温润，
在土地上消失着，
像老屋上的炊烟
在飘散。

2023.7

悼一条锦鲤 | 三姑石 ——写在中元节

大街上，有浇不灭的火
一条锦鲤就要死了
还有光，在鳍里

一条锦鲤，和哥哥一样
草率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那里有另一个大鱼缸
和投不完的鱼饵

大街上都是水
一条条锦鲤，急着上岸
好像要做一场
交易？

一盆水加一袋海盐，冒充海水
我以这种方式
悼念一条，刚刚离世的
锦鲤

这一条锦鲤，选择今天离开
它是要转换身份
成为人？

死了的，与活着的锦鲤
模样没有大的区别
我会坚持投食给他们，用火
和火一样的眼泪

朋友之死 | 周瑟瑟

他活着时没有享福，死了同样不得安宁
这是平常人的命运，我也不例外
只是你先走了几步
我步子太慢，并非不情愿

不情愿的事多着呢，死是不能推却的
就像你一样，你生前做过许多好事
还得过奖状、红花，中过彩票
但生活的经济学本来就是一本糊涂帐

我决心把婚姻的牢底坐穿
死者总是祝愿生者活得更长
就是到了阴间也要保持一颗与人为善的心

我当然要祝你直接升到天堂
在地狱停留一两天还是有必要的
罪恶的灵魂是否躺到了油锅上？
奸情败露的人全是小鬼？

偷了保险柜的人与穷苦的人能走到一起吗？
你要看清楚，我急于知道真相
我急于知道我该如何度过余生

如果不是殡葬工把你匆忙推进火炉
我想你一定会坐起来与我道别

你是个热情的人，最终一身火焰
你是个胆小的人，这次大胆如烟
从烟囱里跑了

我还傻站在那里
我亲爱的朋友
我的悲伤是你死的喜悦
我理解所有的死者
但对你就不一样了

我不会愚蠢到去奉承你的美德
清醒的人洗心革面
懦弱的人活着也是多余

祭 | 卢辉

像哭的声音，
那一声声猫叫，把散落在民间的庙堂
统一起来

各路神仙，慈眉的
耳谷清晰
烧香的，只顾心底取火

双手合拢
直通神龛的手心手背，好些贡品
认得这条路

这个夜晚
不因为纸张会发白，不是
字会发黑，灯会发红
夜与昼，那个转轴
就在地球上
你可以翻过天山，你可以跑出
长宽高，甚至
一张白纸的背面

母亲 | 黄灿然

在凌晨的小巴上，
我坐在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身边，
她略仰着脸，靠着椅背，睡得正甜。
她应该是个做夜班的女工，
家里也许有一个正在读大学或高中的儿子：
瞧她体格健壮，神态安详，
看上去生活艰苦但艰苦得有价值，
而且有余裕。我的灵魂一会儿凝视她的睫毛，
一会儿贴着她的臂膀，
一会儿触摸她的鼻息。啊，她就是我的勤劳的母亲，
这就是母亲二十年前做制衣厂女工下班坐巴士回家的样子，
而我直到此刻才被赐予这个机会看到。
我静静坐在她身边，我的灵魂轻轻覆盖她。

夜晚的方向 | 安琪

我从夜晚清凉的风中提取我需要的元素
我的心在夜晚的寂静中朝着危机闪闪的方向
攀沿，它无限扩大的想象滴着血
先我一步把此时点燃

我从梦中一跃而起
随身携带着父亲复活的呼喊
那边太寂寞了，父亲
但我能把你带往哪里

每个夜晚对我都像牢房
梦见父亲的人在梦中被父亲吓住
睡眠是一扇关不紧的门
我曾尝试着从这里出去。

2013-3-9，北京

贵福镇 | 雨田

这是谁的故乡 低矮的瓦屋 残破的篱笆
和几个衰弱的老人守望着日复一日的老阳光 幽暗
而又苦寂的日子让许多人成了叛逃者 背井离乡

留下的尽些些穷困、伤痛和怨恨 只有疲惫的岁月
使一些人的眼睛一闭一睁 谁的沉默在为谁添砖加瓦
此时的我只能站在红色纪念园的门口 含着羞愧的泪水
历史都是后人写的 我绝不会让沉默蒙上自己的眼睛
穿过一条小街 我奇怪地发现整条街上摆着打好的棺材

2015.10.26 夜写于渠县

秋天如我有忧愁的面容 | 苏波

秋天于衰败中，我看到了一大片荷塘
晚秋，果实卸去，大地荒凉的餐桌食客散尽

而鸟鸣热烈，于颓败的屋檐颤动异样的休止符
一条干枯的鱼，在裸露的河床萦回龟裂的漫游之梦

这一方秋水，环抱湖心岛的玻璃、麻将桌和垂钓的影子
我们玩手机，谈论政事，和二三片漂浮水面的古代叶子

立在水畔，我们看到一只溺水的胡蜂，在慌乱的桨棹中呼救
那映在水中的云影是最深的天空，致命的诱惑

我们都是心怀善意的人，于食物和溺亡中选择了前者
女人的美，在跨过铁丝网之后，秋天轻盈

我们疾步走过钢板栈道，脚底涌动隆隆的声音
那来自水底的遥远而切近的雷霆

2017.11.06

中元之月 | 包苞

新逝的人，埋在了早晨。
埋在了早晨的阳光和鸟鸣中了。

现在，中元之月已经升起，
有别日所没有的绯红。可以想见
乘着月光，逝者从泥土中出来
要到河的对岸去。

河的对岸埋满了他的熟人。
今夜，大地空阔，

月光无限。从远处吹来的风
有着人间所没有的温暖。

2022.8.15

鬼模样 | 林旭堃

旧时代的鬼，多为手工捏造
基本以泥土为材料
捏出来的鬼
有青面獠牙，有牛头马面

现代的鬼，更多由流水线产出
使用更多复合材料
有美丽的人脸，英俊的身材
更具备深邃的、变幻莫测的思想

白布帖 | 怀金

既不是擦汗的
白羊肚毛巾，也不是
白帽子。只是
新裁下来的三尺白布
缠在头上，一圈、两圈
最后掖进去一角，或者绑定。
更简单的办法，是把白布
搭在头上，脑后用麻绳捆扎。
着重孝的人跟在响器后面，
走一程就跪下、磕头，
然后再走。

唢呐浮沉。田野
抖动一支白飘带。
刚刚过去的冬天
死了很多老人，这次
是躺进骨灰盒返乡的
中年。他的身子很重，
麦地和豌豆田里的泥水
拖拽着脚，又溅到了
白布上。

循环的路 | 李之平

——忆大哥

从春天到冬天
季节的完成似一瞬间
从童年到成年
也几乎没有割裂
清晰如昨

我们四个兄姊还守在那棵树下
看着大哥爬上榆钱树
即将掉下来了
头上一个大窟窿
血淋淋跟过来

那时你九岁，二哥七岁
三哥五岁，我三岁
弟弟刚刚在家里诞生
你掉下树的一刻，母亲正临盆

如今，那群人中，我们四个
站在你的棺材前
你冰凉的脸
瘦回婴儿期
母亲手摸过去
迟疑着不敢认

几兄妹从小吵到大
可你先行一步
不陪我们玩了

五十五岁，不忍心读出这个数字
镜头及时切换
——当年我们笑容灿烂
站在老家庙坡准备去新疆
你说火车是跟房子一样的住处
没有说出，那是我们的未来和远方

野草祭 | 齐伟

太阳开始偏西
为什么你喜欢落日？
无数事物正在离去

一切都在潦草地收场
我必须找到灵魂
深奥的旁白。画外音
脚步声。咳嗽声
你投下的阴影
两只耳朵。无论站立
抑或奔窜。往往是少年
都是遮阳的。那么多的牙齿
向你包抄过来
陪我们前去的人
似乎一下子踩痛了根
随手拾起一块瓦片
我们的筵席。酒令
是如此贫乏和浅薄
死去的亲人安详
换了一张脸。布满伤口
看透黑暗的本质
这真实的黑暗
当我听到你的呼唤
烧了眉毛。被风逼上
燃烧这一步。哪还有退路？
谁是你的根？守住这个地方
这湖水百年之后
爱恨皆消融
云彩也越过了天空

给父母上坟 | 石英杰

前不久家里遭了洪水，河里的水又浑又满
你们还在这里吗？我已记不清走了多少年
原先上坟，常常忍不住落泪
现在，泪水所剩无几
浅得不容易流出来了
今年又做了两次手术
经济滑坡，钱不好挣
磕磕绊绊熬到了中年
身体保存得不好，又磨损了一些
纸已不让烧了，泪水也没了
幸好，磕头目前还没管
你们还在坟里吗？
我磕下的头
你们能不能看见？
坟上的野草越活越壮实
这必是你们滋养的

我的头磕给了野草
好像祭奠的是它们
它们替你们活着
守着有些塌陷的土坟，替你们和亲人定期见面。

经诵盂兰盆节 | 海氏

鬼节找找僻静独处吧
让那些可怜的魂魄靠近你的温暖
唵 诃诃诃
温善摩诃娑婆诃

众生的皮囊如此不堪
灭寂前多数撑不到元神成年
唵 诃诃诃
温善摩诃娑婆诃

七魂六魄失散流浪了多少年
闻到你的气息而来
唵 诃诃诃
温善摩诃娑婆诃

他们不会啖食你的骨肉
他们不会吻走你的运数
唵 诃诃诃
温善摩诃娑婆诃

抚摸着感应的情绪皮肤冰凉
悲莫悲兮生别离
唵 诃诃诃
温善摩诃娑婆诃

惜缘身边触手可及的亲朋
轮回之后你们将是后会无期
唵 诃诃诃
温善摩诃娑婆诃

每年今天你能等到的是谁？
至亲还是几世走散的游魂
唵 诃诃诃
温善摩诃娑婆诃

他们飞蛾扑火地融进你的身躯
闭目相拥到时限便再无半点关系

唵 诃诃诃
温善摩谛娑婆诃

谁人明白这段吟诵？谁人
如此这般静候自己的残片来临
唵 诃诃诃
温善摩谛娑婆诃

知觉了就为自己点一炷香吧
乐空不二便与往事告别
唵 诃诃诃
温善摩谛娑婆诃

.....

2014年8月10日

托生 | 星汉

姥姥曾经对我说
人死后会再次托生
姥姥还说猫啊狗啊牛啊马啊等牲畜
和人一样死后也会再次托生
姥姥说那托生之地
就像生产队的场院那么大
里面挂满了各种毛皮
姥姥说时辰一到
那些修行期满的魂魄
就会蜂拥而至
抢到人皮的托生成人
抢到牲畜皮的托生为牲畜
姥姥说这些话时
我还小，只觉得姥姥说的很好玩
根本不信

与父书 | 蒋雪峰

三年前的今天 我在往回赶的
长途车上哭
您在江油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母亲瘫软在地
您的骨灰雪白 纤尘不染
一场从中江开始的雪

七十七年后
在江油止息

从苦寒的中江白果乡
到有柴烧的江油黄坪沟
除了吃苦 没有别的食物
饿着肚子睡觉 过早失去了母亲
一日两餐除了红苕 少见大米
交不起学费的学霸
您的每一步 都如履薄冰
没踩死过一只蚂蚁
从不跟命运过不去
教书 外贸 乡镇 在政协退休
校长 局长 区长 主任
对于我来说
您只是树叶掉下来
都怕砸着头的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
把会议室的苹果省下来给我
用箩筐挑着我到青莲医病
给我订《星星》诗刊
担心我成人了还打架
到省医院请专家给我做手术
电视里播我的专题片
忙着四处打电话提醒别人观看
这个男人 差点在西藏崩溃
喜欢在书房里找我的作品
翻着翻着就读出声来
这个男人 不抽烟不打牌爱干净
喊我回家吃饭
在自己女人面前
从来就没有脾气

这个男人
刚刚帮离退休人员
结清帐单 就猝然倒地
2017年5月26日中午12点40分
和这个世界两清了

这个男人 是我命定的父亲
是我现世的父亲
是我永生永世的父亲

三年了 我只梦见您两次
一次您红光满面却欲言又止

一次相对而坐 您说：今年没有春水
您还是不放心

您走后还不到半年 您的大哥又去找您
您走后 他躲在阳台上哭
那么乐观的人 被癌症折磨得皮包骨
咬着牙 就是不喊疼
在殡仪馆焚烧时 只和您
隔着一个炉子

您们的幺兄弟
在您们离去后站出来
成了白发苍苍的掌门人

在感情上从未分家的三兄弟
在最穷的时候
给爷爷做了一件羊皮大衣
爷爷把它带到棺材里去
现在 他的二个儿子
都和他在一起 永不分离

三年了 这世界变得 越来越配不上生命
三年了 风吹落叶 草木发芽 家族添丁加口
您的遗像放在我的书房 每当伤口发痒 夜深人静 我都知道 我离您越来越近
每一天 都是通勤车 都通向您

您的墓地 15000多人集合
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
里面有您的朋友 同事 上级和下级
恩怨和级别 都已经被判官勾销
过去陌生的 应该变得熟悉
过去熟悉的 应该更亲密

今天 家族的人 只能给您献上鲜花 倒上酒
香烛钱纸 在山脚下 朝向您的一个院子 烧给您
人间在不断移风易俗
不断忘记过去 也不知道该把明天 放在哪里

三年了 公元2020年5月26日
父亲 我们守孝期满 今天脱白
今天也是我伤口拆线的日子
生活只要在继续 没有什么不能愈合
需要什么就托梦给我
不必牵挂 您在天上过您的日子
我们头顶不了天 但脚必须立地
终有一天 我们的日子会汇合在一起

我永生永世的父亲！

2020.5.26

乌鸦 | 鹤轩

渐渐安静的坟茔周围
突然有一群精灵飞起
它们悲鸣着
从几棵坚硬、冰凉的树枝间的窠
飞离
寒风正袭击着一切即将断裂的事物
在黑色的河流上空
两旁插满十字架的道路中
阴暗的小水沟上面
它们飞翔着
散落在任何可能藏有腐朽和死亡的地方



我将全身的瓦片翻开，寻找一盏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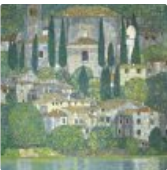
文章已于2023-08-30修改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父亲无色无味无形，什么都没有了（中元节特刊二）
鹤轩的世界1



那些失踪的人都有了去向
鹤轩的世界1



鹤轩 | 深渊这个词，许多人都不能与之匹配
鹤轩的世界1

